

【家事直播】

# 不和别人比父母

□黄建如

小时候家里穷，一日三餐都是吃自家地里种的蔬菜，有时能吃上一个鸡蛋，就是不错的美味了。我很羡慕隔壁的阿福，他爸爸是乡镇企业的厂长，隔三岔五家里就买鱼买肉。隔着院墙闻着他家厨房飘出的香味，我总是埋怨父亲：“你看人家父亲多了不起，你咋就当不了厂长？你咋就不能买鱼买肉呢？”父亲听了，不言语，只是狠狠地抽着旱烟。

上小学了，妈妈给了我一个旧的军用书包，上面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都褪色了，好难看。我的同桌小芳，她的妈妈会裁缝，用几块花布自己做了个书包，漂亮极了，小芳背着书包

甬提有多神气。我对妈妈很不满：“你看人家的妈妈手有多巧，你怎么不给我做个新书包呢？”妈妈正忙着喂猪食，听了呵呵一笑，便不再搭理我。

初三毕业的时候，我被县中提前录取。可是家里穷，交不起学费，听说上师范不仅跳出了“农门”，上学还有补贴，这样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，于是我在父亲的坚持下，稀里糊涂地上了师范。后来，那些学习成绩比我差得多的同学一个个都考上了大学，神气十足，我很不甘心，常常责怪父母：“要不是你们挣不了钱，我肯定也考上大学了，而且是名牌，能光宗耀祖了。”父母听了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
师范毕业，有门路的同学想方设法留在城里，我的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只好听天由命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农村小学老师。我知道靠父母是进不了城的，只有靠自己，于是我努力工作，后来终于进了城。父母为我高兴，个中滋味却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常常和父母开玩笑：“如果有你们为我铺路，我就可以少奋斗好几年，头上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白发。”父母听了，悻悻地笑笑。

后来我恋爱、结婚，有了可爱的儿子。儿子成了全家的掌上明珠，吃的穿的，只要他喜欢就买，爱上哪儿玩就带他去哪儿玩，就连上学也让他去最好

的学校。可是，有一天儿子向我大声吼道：“你看人家小雨的爸爸多好，带她去香港迪斯尼玩；你看人家千千的妈妈多好，天天宝马接送；你看人家凯凯的爸爸多好……”我的心禁不住一颤，我一心一意将他放在首位，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最好的东西给他，他却并不满足。

那一刻，我突然想到当年我对父母的不满、指责和埋怨，那些尖刻的话对他们是多么的残忍呀！父母恨不得把整颗心都捧给孩子，对孩子的爱从来都不会吝啬，是不可以用来比较的。因为，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价的。

【围城风景】

## 重男轻女

□付秀梅

我跟老公符合生二胎政策，为此双方老人都劝我们再生一个。看到老人们一再坚持，我跟老公才点头同意。

那天晚饭后，刚安顿好五岁的女儿睡觉，我对老公说：“你是想让我生个儿子还是女儿啊？”老公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当然是要生儿子了。”我一听，假装生气地板起脸：“你可真是重男轻女啊！”老公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都说女孩跟爸爸长得像，男孩跟妈妈长得像，我想生男孩还不是想让儿子跟你长得一样好看啊！”

## 记性不好

□甘霖

快下班时，老公打来电话说有几个朋友要一起吃饭。我提醒他说：“今天可是咱们俩相识的纪念日啊！”“哎呀，是吗？实在抱歉！赶明天咱补上庆祝一下哈。”电话那头老公诚恳地说道。

晚上老公酒足饭饱回到家中，歪在沙发上感慨道：“唉！时光荏苒啊，不知不觉咱俩已经认识十八年了。”我故作惊讶地问道：“你怎么认识我才十八年呢？我认识你可是已经十九年了呀！”“不对吧。”老公坐直了身子，掰着手指头边算边说：“咱们俩不是九六年认识的吗？到现在整整十八年，哪有十九年啊？”

“反正咱们两个是你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认识的，你想想你大学毕业是哪年？”我耐着性子启发他。“哦，我是九五年毕业的。”老公脱口而出，“呵呵，不好意思，我记性不好。”

好吧，你记性不好！可是大学毕业的时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？

## 称呼

□陶玉山

上周日一早带着侄子四岁的孩子去逛早市，顺便买了几个玉米。一进门，媳妇看到玉米，一副很惊喜的神情，说：“我正想吃棒子呢，你们爷儿俩就买回来了。”小家伙一愣：“奶奶，这是玉米，不是棒子。”我听了赶忙解释：“玉米和棒子是一种东西。玉米可以说是大名，棒子是小名。”小家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忽然问：“爷爷，大名和小名有不同吗？”我抚摸着他的小脑袋，笑着说：“称呼大名显得尊重，喊小名是亲切。”

到了晚上，侄子来接孩子。小家伙神秘地对他爸爸说：“玉米也叫棒子，一个是大名，一个是小名。喊大名是尊重。”

侄子觉得有趣，随口问道：“那你知道爷爷的大名和小名吗？”

小家伙得意地歪着脑袋，说：“当然知道了。爷爷的小名是爷爷，大名是陶玉山。”家里人听了，都乐得合不拢嘴。

小家伙看到大家都挺高兴的样子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奶奶可尊重爷爷了，支使爷爷做什么都是喊大名，不亲切。”听了这话，一屋子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家事版投稿邮箱  
 jwqp@163.com

【生活感悟】

## 最好的爱

□子茵

梅的妈妈喜欢唱戏，去她家时，她妈妈避着家人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，说：“丫头你猜猜，这是谁？”我一看，是一位穿着武生戏服的女子，身披红色锦衣，手拿缨枪，上了妆的脸上，眼神流转，尽显英武之气。不难辨出，照片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。我吃了一惊，问：“是您啊？”她不好意思地掩了嘴笑。

平时唯唯诺诺的一个人，在舞台上竟是这般精神，我顿时对她刮目相看。梅却不喜欢妈妈去唱戏，她撇着嘴说，丢人现眼。村子里每年都要组织演出，梅的妈妈擅长京剧，她唱《穆桂英挂帅》，装扮上，活脱脱一个女英雄。她唱得好，方圆几个村子里的人都爱追着看，梅却躲得远远的，冲着台上翻白眼。

多年以后遇见梅，得知老人在几年前中了风，现在天天在家躺着。说起母亲唱戏的事，她眼里含着泪，悔恨当初不该阻止。“如果能重来一次，她天天上台唱戏我都支持。”梅知道，她所有的忏悔，都已换不来母亲的健康。

打我记事起，就知道爷爷爱看书，他有一个自己做的木头箱子，里头装着满满的书。一有空，就会抽出一本来，戴上眼镜聚精会神地看。爷爷脾气火爆，可手里有书的时候，他是最慈祥的。

童年的记忆里爷爷总是不亮就下地干活，晌午头回到家，吃过奶奶做的午饭就是他看书的时间了。他有时端坐在院里的椅子上，有时靠着窗坐在炕上，微眯着眼睛，手指在书页上移动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这个习惯跟了他一辈子，如今，爷爷已到了八十五岁的高龄，视力也严重退化，走出去常常连家人都认不得，却还是天天捧着书看。父亲和叔叔劝他，少看点吧，医生说了，对眼睛不好。爷爷“哦”一声，放下书，呆呆地坐上一阵，就又拿起来继续读。他说：“我也活不了几年了，叫我不看书看啥呢？”听到这些，我心里生疼，去街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寄回家，真希望爷爷能带着他的这份爱好一直健康地活着。

一直记得爷爷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人活着啊，就图个乐子，若是没了乐子，也就没了念想，吃得再好穿得再新，也没了味道。”对于亲人，最好的爱，该是理解和支持，趁现在，趁他们还在我们身边。

【父母心声】

## 恐慌还是从容

□孙文芳

因为得值日，中午你要我早叫你起床。我看着表，看着睡熟的你，犹豫了那么一下，五分钟就过去了。叫醒你说好了一点十分的，你非等到十五分！然后飞快开门离去，连“再见”也没说。我一面担心你骑车过快(因为升初一，暑假才买山地车)，一面抱怨自己好心办坏事，还想着如何修复你对我的信任，同时不由想起自己的“那时候”。

我的“那时候”，生活在乡下，一个家庭里一般是三四个孩子。大人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话计，基本无暇顾及孩子。虽然年幼，但在割麦、秋收等极度农忙时节，我最重要的事同样是下地干活——学校有相应的假期。交什么样的朋友——都是村庄里同宗同族，虽然年龄差不多，但有辈分在，也不能算“朋友”；发生什么样的冲突——只要不是打很厉害的架，出现流血事件；有什么小心思；受了什么小委屈……全是自己处理，无人过问。所以“那时候”的我和龙应台曾经的少年时光差不多，像田间地头常见的小花小草，经风历雨，自然生长。学习成绩，大人也会过问，但只是饭桌上的偶尔。而现在，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——借用一个不太合适的短句“物以稀为贵”——你得到我们全部的关注：不仅是吃穿用度，不仅

是学习成绩，不仅是锻炼身体，想到小时候的眼泪、渴望、幻想……所以你的细微表情，细心思，我都忍不住揣摩后再委婉和你交流——真的是费了很多心思的。和你同龄的孩子，不仅是各自家庭的中心，也是整个社会的关注点。因为你们是未来、是希望、是全部。我们怀着满腔的爱，却不一定表达到位——我能感觉到，和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相似，你有时会厌倦，甚至想要逃避那过于充沛的爱。现在，你还小，我的话，你听不听得进去，总还是听着；我做着，你看不得惯，总还是受着。但是，等你大些，再大些以后，你会怎么做？我又该怎么做？

天下母亲的心是相通的吧，不然龙应台在《亲爱的安德烈》里也不会说“母亲对子女的爱是生死不渝的”给自己儿子听。但深情的“表白”之后，是迫不及待地询问：你到底有没有嗑药？

唉，这就是真正的母亲。虽然儿子只是一句玩笑，母亲却心惊肉跳，急切到不能自己地让儿子赶紧证实：妈，那是说着玩的，不当真。

冷静、理智、干练的“龙旋风”，面对离开四年已从少年长成为青年的儿子，感到了无法理解无法亲近的恐慌，但她毕竟还是能够从容面对的，并且还能积极想办法去改变：三年的通信，不仅增进了母子之

间的感情，也增加了两个“成年人”之间的了解与信任。这让人不得不佩服。

然而你，我唯一的孩子，几年之后，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，虽然我们没有东西文化差异，但是，思想观念、生活态度等等的不同，会不会在我们之间也产生一堵无形的墙？你会不会也是只“爱”那唠叨、啰嗦的妈妈却不能够打心底喜欢“她”？而我，自认为够开放够宽容，却能不能随着你的成长而成长？能不能真正接受“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，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‘别人’！”

亲爱的孩子，我真的不敢保证，等你到了青春期，我能坦然接受彼此的改变。我不知道，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会恐慌？也不知道，最终能不能从容、智慧地面对成长的烦恼？

相较于你的反省、妥协，作为年长者，在共同成长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我应该付出更多、改变更多。无论多么担心、多么不喜欢，龙应台也只是在心里默念三遍“咒语”，而不让自己去拔安德烈嘴里的烟。这是我必须学习的母爱的克制。

当然，要学习的很多。但最重要的是尊重、理解、接受。我希望通过努力，最终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方式，用两个成年人的姿态，从容进入彼此的生活、世界和心灵。

